1877年(卽創作"第四交响曲"的那一年)是柴科夫斯基生活的一个轉折點，这是一个莫大沉痛的精神考驗時期．結果，他大大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抛棄生活了二十年的莫斯科和音樂学院的教学工作．柴科夫斯基越發相信自己在音樂学院的工作是毫無意义的了，他在一封信內痛苦地感嘆道："我不得不教这样的学生，他們中間眞正抱着很明確目标來進音樂学院的人是少得多麼可憐！跟我学習和声的六七十位小姐中，能够眞正成为音樂家的只不过四五个．其餘的那些小姐大都是由於無所事事才進了音樂学院"．教学工作既然占去了創作工作所必須的宝貴時間，那就只好抓着空兒，主要是利用假期來進行創作了．柴

科夫斯基很清楚，他应当离開音樂学院.

使他心情沉重的是同他所習慣的环境的别离，同尼·格·魯賓什坦和其他親近的人們無疑地必然要爭吵起來. 但是，这時候柴科夫斯基的創作構思非常丰富和激動，歌剧“葉甫根尼·奥涅金”就是在这時候構思的.作曲家在給自己最熟識的一位女歌唱家帕甫洛夫斯卡婭的信中描述自己这一時期的生活情况道:“那時候，我好像滿腦子都是灵感，好像馬上就要飛到什麼地方去. 因此也就得到了報应，在那以後差一點沒瘋了……”

7月6日他和自己的学生安东尼娜·伊万諾夫娜·米柳科娃結了婚，但兩个月後夫妇就离婚了. 不幸的婚姻使他在精神上受到强烈的刺激. 1877年9月柴科夫斯基打算自殺，在这样沉痛的狀况下，他的兄弟們把他帶出國去了.只有創作劳動的最大愉快才逐渐把作曲家从意志頽喪的心情中解脫出來……

但是，不僅是作曲家这一年中个人生活的各

方面对“第四交响曲”起了作用，特别重要的是，那个時代的社会情况在交响曲中得到了反映. 生活中的一些原則性的問題和哲学性的問題更尖銳地擺在交响曲作者面前，內心不滿的情緒愈積愈多. “第二交响曲”中粗具輪廓的人的个性和命运，人民和个别人的命运等問題变成了“第四交响曲”的中心內容，在这首交响曲中按作者的說法是“精神的懺悔”. 个人和集体，个体和环境相互關係的問題是廣大的俄罗斯知識分子階層在这些年代所存在的問題的特徵，当時很多先進的有思想性的人們不屈不撓地力求同人民接近，而痛苦地感到自己的孤独.

作曲家私生活方面發生的事件使这些問題更尖銳化、更戲剧化. “在这部交响曲中，沒有一行樂句不是充滿感情的，沒有一行不是內心眞情流露的回声……”

柴科夫斯基在另一封信中寫道:“它將是我永远最喜爱的作品，因为它是那个時期的紀念碑，在

那時当我經歷了長期的心神不安，經歷了一系列不可忍受的憂鬱苦痛和絕望（幾乎使我完全瘋狂和毀滅）之後，突然閃耀出新生和幸福的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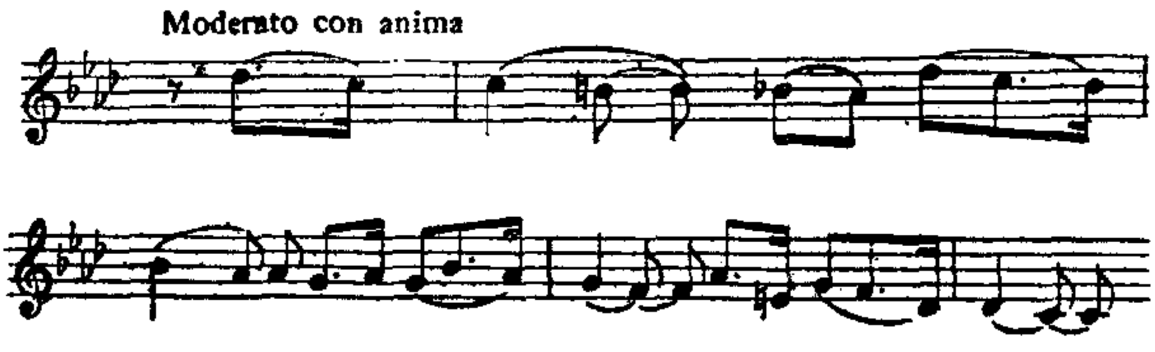
交响曲的草稿是1877年5月開始寫而於10月完成的．它的創作是同另外一个天才作品——歌剧“葉甫根尼·奧涅金”同時進行的．这兩部作品都标誌着柴科夫斯基發展的新階段，在創作上達到完美的独創性的成熟時期．这兩部作品虽然取材不同，但都是所有以後柴科夫斯基全部創作主導思想的初次完全形成，决不是偶然的．这个主導思想就是人類对於自己幸福頑强的但是大部分無結果的向往．这种思想是產生於对生活無比熱爱的感情．柴科夫斯基揭示了人類为自己幸福而鬥爭的坚强意志和巨大的力量．但是，差不多每一次都發生故障，阻碍了引導鬥爭到徹底的勝利，而往往導向悲慘的結局．正是在柴科夫斯基晚年（沉滯時代）卓越創作的悲剧性的观念中，明

顯地揭示出作曲家对於这个時代廣大人民羣众的痛苦的無比關怀，他的現实主义手法的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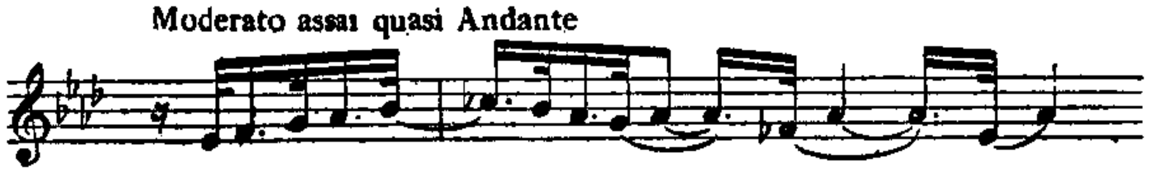
*　　　*　　　*

“第四交响曲”形式上不是标題作品，但曲中一切都是那样形象化，作者自己也曾嘗試用文字概括地叙述它的內容. 他在給自己的知己梅克(Nedezda Von Meck)夫人(交响曲就是献給她的)的信中闡明了交响曲的标題.

在交响曲的序奏中就出現了主導思想(或者像作者自己那样把它叫做整个交响曲的“核心”)，卽：阻碍走向幸福道路的恐怖号角声的惡运主題. 柴科夫斯基在解釋第一樂章第一主題的內容時寫道：“只好听天由命和苦悶吧！”这是一个对生活不滿的惶惑不安的主題：



無可慰藉的絕望的感情逐漸增長着．主要動机極度緊張地發展起來．“拋開現实，沉溺在夢想中不是更好一些嗎？”緊張的气氛暫時緩和下來，出現了第二主題的优美動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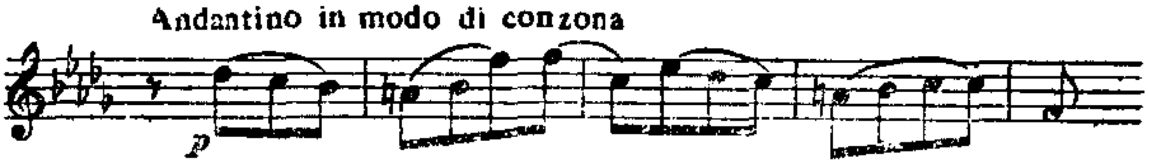


柴科夫斯基繼續寫道：“看，这就是，这就是幸福．不，这是夢想，惡运重新把你叫醒……”．惡运的動机替代了明朗的主題．柴科夫斯基總結說：“一生就是这样，是沉痛的現实同暫短的幸福夢景和幻想不断交替……”．

各主題之間的鬥爭在中間部分（第一樂章的展開部）達到了莫大的戲剧性的緊張狀态．惡运主題的恐怖的号角声三次突入第一樂章主要主題的發展中：

第一樂章以悲剧的結論:“沒有出路”而告結束. 我們稍微改变一下作者自己關於第一樂章的說法, 可以說: “沿着狂暴的人生大海的波濤孤独飄流, 不能把你引向牢固的和可靠的精神的立足點”.

交响曲的第二樂章、特別是第三樂章稍微引導我們离開悲剧性的鬥爭. 按照作者的叙述, 第二樂章緩慢的速度展示了苦痛底另一面. “这是出現在傍晚的那样憂鬱的情感, 当一个人由於工作累了, 自己單独坐着, 手裏拿着一本書, 但終於書从手裏滑掉了. 出現了許多回憶. 記起了很多事情. 也有快樂的時刻, 这是当青春熱血沸騰和生活滿意的時候; 也有沉痛的時刻, 無法弥補損失. 这一切都是遙远的往事了……”. 被憂愁的薄霧所籠罩着的明朗的曲調, 出現在第二樂章的各种变化和反覆之中:



它的中部是建立在比較活潑的稍微有些舞蹈性質的主題上.

第三樂章(諧謔曲)完全不同於第一樂章的戲剧性. 心裏不愉快,但也不憂愁. 什麼也不想,讓想像隨意馳騁, 不知道为什麼它自然而然地就描画出一些奇異的圖画……, 它們之中突然使人想起了一羣醉漢,街头的歌声,在远处什麼地方有軍隊走过……”这一樂章的独特性在於它的稀有的配器色彩:它的前後部分(兩端)由弦樂器用撥弦奏法奏出;中間部分,木管樂器奏出“醉漢之歌”的主題,銅管樂器奏出“軍隊的”主題.

“第四交响曲”的末樂章使我們想起“第一交响曲”及“第二交响曲”的末樂章,民間節日的圖画重新展示在听众面前.

柴科夫斯基在給梅克夫人的信中談到交响曲末樂章的內容時寫道:“假使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快樂的理由,那麼看看别人吧! 到民間去,看看他們是怎样快樂的.……”

眞正的俄罗斯民歌"田野裏有一棵白樺樹"是末樂章的三个快樂欢欣的主題之一. 它的發展是非常多样化的. 特別是惡运主題在欢悅正濃之际突然出現以後, 这个節日的主題富於戲剧性地响起來, 帶有悲哀的色調, 成为揭示主人公的主观感受的音樂形象. 但惡运的主題出現的時間並不久, 又重新回到節日的欢樂的主題. 作者在結束对交响曲內容的闡述時寫道: "埋怨自己吧! 不要說世界上一切全是悲哀的. 也有純樸而有力的快樂, 还是可以活下去的".

作曲家在巨大力量的音樂形象中銘記了人類同命运鬥爭的基本主題, 以天才的技巧揭示了尋求幸福的人類的內心精神世界. 柴科夫斯基也像在以前的兩部交响曲中一样, 確定了作品的基本思想: 人民, 就是唯一的力量, 是肯定生活的因素, 人類在生活沉痛的時刻需要去找它.

"第四交响曲"於1878年2月10日在俄罗斯音樂协会交响音樂会中由尼・格・魯賓什坦指揮

首次演出．就在今天來說，“第四交响曲”仍然是苏联听众最喜爱的交响音樂作品之一．它一直被列入幾乎所有的大众音樂会節目中，不僅是列入“有傳統的”音樂廳的節目中，而且也被列入俱樂部、公園、文化宫的各式各样音樂晚会的節目中．